

清代文粹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

清代文粹（全二冊）

（每部定價銀一元六角）  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不准翻印

編輯者 汪 倜 然

出版者 世 書 局
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暨上海各省

## 詩 詞

清代詩風特盛，初期中期詩人紛起，蔚成壯觀。最早的詩人有錢謙益與吳偉業，錢吳都是明末遺臣，詩文早已著稱，所以在清代詩壇上，開風氣之先。錢氏學力富足，詩格最爲圓穩蒼老；吳氏才華綺麗，詩格極爲頑黠悽楚。吳氏眷懷故國，擅長歌行，尤其受人稱賞。

錢吳二家以後，重要詩人有施宋王朱。施閩章南方人，所作詩風格溫厚；宋琬北方人，所作詩風格雄健。兩人齊名，時人號爲「南施北宋」。王爲王士禛，是康熙間聲望最隆重的詩人。他始創「神韻派」的詩，以爲作詩應以「妙悟」爲主，有餘味不盡，縹渺超脫，「神龍見首不見尾」之態。此說當時風瀾詩壇，成爲一大宗派。王氏甚至被認爲「一代正宗」的大師。這當然是朱彝尊所不及的。但朱氏學殖深厚，所作詩淵雅蒼勁，實不在漁洋之下；可惜名位不及漁洋，終讓漁洋稱雄一時了。與王朱同時代的詩人還有查慎行，長於白描，有平民詩人之作風，趙翼至譽爲中

國十大詩人之一；趙執信，神韻派的反對者，創「聲調說」論詩，所作詩樸摯峭刻，恰與漁洋作風相反；彭孫通，詩格穩厚，甚有聲名；陳維崧兼工詩詞，頗有風致。這些都是清詩初期的較重要的作家。

乾隆嘉慶年間是清詩底中期，亦是清詩最興盛的一個時期，當時名家多至一百餘人。內中最著名者，有袁蔣趙三大家。袁爲袁枚，詩主性靈主抒情，有玲瓏新雋之妙。「性靈說」一出之後，「神韻說」大受打擊，代之而興者，就是袁枚所領袖的「性靈派」。這是清代詩風底第二個轉變，亦是第二個大流派。當時與袁齊名的還有蔣士銓和趙翼；蔣長敘事，趙善諷刺，都各有長處，但影響不及袁枚。

與袁蔣趙等同時的詩人有沈德潛，論詩主「格律」，主張作詩應守法度，當時從者甚衆，亦儼然成一大派。但沈氏才力不高，詩格平穩拘謹，在今日視之，實無多大意味。此外，著名詩人還有黃景仁及鄭燮。黃才氣奔放，哀楚動人；鄭詩主平易，通俗真摯。在清代詩人中，這兩入實在應稱大家，他們的價值當在袁沈之上。

乾嘉以後，詩風漸疲，名家既然不多，作品亦遠不如前。較著名的有龔自珍，何紹基，蔣敦復，曾國藩，王闓運等，但或則崇尚宋詩，或則追倣兩漢，都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成就。這一派末期

的詩人，我們不必談吧。

但在末期之末，卻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，這就是夏曾佑黃遵憲等所倡的「詩界革命」，和他們所試作的「新詩」。其實這所謂「新詩」，就是：以「新學」爲題材而作舊詩，以舊風格來運用新名詞。這是一種幼稚的詩界革命，成績當然不會高明。這一派詩人中，成績最好的是黃遵憲，因此我們就以黃氏來作代表，而結束了有清一代的詩壇。

清代詞學極盛，古文家詩家之善於填詞的很多。如吳偉業朱彝尊王漁洋黃景仁張皋文陳維崧等都是。但專門致力於詞的卻只有納蘭性德，顧貞觀，曹貞吉等數人，內中尤以納蘭之成就爲最大。所以納蘭詞可以代表清詞最高的造就，納蘭之爲清代第一詞人是無疑的。因此，在詞的方面，我們只選了納蘭一家。

## 錢謙益

清初詩人，世稱錢吳二家；錢是錢謙益（牧齋），吳是吳偉業（梅村）。二人風格大相逕庭，但才力實勢均力敵，所以蔚然成爲清代最早的兩大詩家。清初建國方定，文學多承明代底緒餘；因此清初的文學家多是明朝的遺臣。錢吳等底成爲清初重要作家，亦正因爲他們本是明末傑出的文士。

錢謙益字受之，號牧齋，常熟人。本是明末崇禎間的禮部尙書，福王卽位南京時，牧齋媚事阮大鍼輩，得保原職。後來清軍底定江南，牧齋就出降新朝，任禮部右侍郎，兼祕書院學士。其爲人的寡廉鮮恥，氣節毫無，由此可見。所以他雖然在詩文上爲一代大家，在操守上卻不齒於士林。到了乾隆年間，甚至詔燬全集，嚴禁刊行，說是他的節操太劣，詩文不足以傳後世；這身後的沒趣亦就討得很大了。卒時年八十三歲，有初學有學二集。

但如從文學的觀點看時，則牧齋底學力深厚，才華雄健，實爲一代大家。所作詩藻麗纏綿不及梅村，但深沉渾厚，卻非梅村所能及。如果就詩論詩，牧齋之爲清代一大詩人

，是不容否認的；但他的詩往往說得好聽，實際上他做人卻並不如此。如『桃葉春流亡國恨，槐花秋蹈故宮烟』。『南渡衣冠非故國，西湖烟水是清流』。『千載汗青終有日，十年血碧未成灰』等，彷彿都是忠貞憂憤之士底口吻，其實卻只是詩人之詩，圖個筆下好看而已。卽如嫁女詞中的含意，何嘗不是這樣？但到底人品如此，卽使說得體面也只好使人覺得其虛僞罷了。倘若就詩來論人的話，那就上了他的當了。

## 嫁女詞

余初登第，旋奉先人諱。里居奉母，垂十有一年，乃詣闕補官。是時神廟上賓，國論喧騰，遼寇隙突。別母北上，中心惻愴，而作是詩也。

中堂何喧闐，明燭耀銀缸。箱簾啓萎蕤，刀尺聲硠硠。大姊裁羅襦，小妹熨袴襠。鄰女贈錦段，雙雙繡鴛鴦。阿母鬢婆娑，篝燈理中裳。阿母向我言：撫汝嬌且長。十載違汝家。頓頓類嫗孀。輕軒宵在門，重整嫁時裳。女行欣有家，阿母心內傷。牽衣告阿母，背指燈燭光：女身如明燭，影在阿母旁。

有家亦云久，結褵在高堂。云胡背君子，不得奉尊章。歸寧十餘載，道路阻且長。欲絕忍棄捐

，欲往河無梁。戢身事慈母，顧影守帷房。獨坐親圖史，行步施珩璜。懷哉宋荊詩，誦彼沔露章。豈若魯潔婦，陌上行採桑？菟絲生陂田，終不慕高岡；芙蓉悴秋風，其名爲拒霜。我生不有命，胡爲怨空牀？

空牀雖獨守，終然念所天。主人良高臥，臧獲偷晏安。薪突誰與徙，井臼或不完，祭祀廢春割，寇盜墮牆垣。百憂攪我心，逼進不得言。搥牀復搗枕，豈爲兒女歡？——終身一與齊，棄捐終相關。況我非棄婦，何能不汎瀾？不見漆室女，倚柱起長歎？

長歎亦何爲，會合當有期。懷君雙明珠，中夜生光輝。沈淵何足悼，光彩諒不虧。縞衣與綦巾，理我嫁時衣。炫服及春風，何能待秋時。醜婦憎明鏡，衆女疾蛾眉。琴瑟貴靜好，閉戶理朱絲。行行遠阿母，回頭涕漣漣。翩翩辭歸燕，向我飛差池。

(清詩評註讀本)

## 獄中雜詩

良友冥冥恨夜臺，寡妻稚子尺書來。平生何限彈冠意，死後空餘挂劍哀。千載汗青終有日，十年血碧未成灰。白頭老淚西窗下，寂寞封題一雁回。

## 費縣

(中國大文學史)

闌珊心事怯餘春，殘夢驚回一欠伸。病樹不禁蛇在腹，野花終倚草爲身。櫪中馬老空知道，爨下車勞枉作薪。當食爲君三歎息，難將更僕話窮塵。

(清詩評註讀本)

## 和盛集陶落葉詩

秋老鍾山萬木稀，凋傷總屬劫塵飛。不知玉露涼風急，只道金陵王氣非。倚月素娥徒有樹，履霜青女正無衣。華林慘淡如沙漠，萬里寒空一雁歸。

(清詩評註讀本)

## 吳偉業

清初詩人，與錢謙益並爲大家，不相上下者，是吳偉業氏。

吳偉業字駿公，號梅村，太倉人。因曾任國子監祭酒，故世稱梅村祭酒云。梅村本崇禎四年進士，曾爲東宮侍讀，明亡後，避居鄉里，與侯朝宗等同爲明末遺民中之重要文學家。侯朝宗嘗致書梅村，勸他堅守臣節，切不可出仕新朝。梅村本人固有此決心，但後來因受了當道底敦促，和父母底逼迫，不得已應召赴京，出任祕書監侍講，後轉國子監祭酒。他迫於環境，終至稱臣新朝，不能全其節守，這是他痛心非凡，飲恨終生的事情。但他違心出此，本非所願，和錢謙益之不顧廉恥，屢屬變節者，當然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我們在他的詩集裏到處可以看到弔懷故國，自恨生平的抑鬱悲淒之處。他弔侯朝宗詩有云：

多見攝衣送上客，幾人刎頸送王孫。死生總負侯贏話，欲滴椒漿淚滿樽。

又，過淮陰述懷詩有句云：

浮生所欠只一死，歷世無繇識九還。我本淮王舊鷄犬，不隨仙去落人間。

則是說得更加沉痛了。梅村出任年餘，因嗣母喪南還，此後即『勇敢堅臥，蟄居不出』了。後來到了病篤時，竟遺言自敘曰：『吾一生遭際，萬事憂危，無一刻不歷艱難，無一境不嘗辛苦，實爲天下大苦人！吾死後，歛以僧裝，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。墓前立一圓石，題曰「詩人吳梅村之墓」。勿作祠堂，勿乞銘於人』。那一種傷心悔恨，和只願人知其爲詩人的情形，真是可憐得很。所以在清初文學家中，吳梅村可以說是第一個傷心人物；他的詩篇亦都是傷心的作品。這是讀梅村詩的人，不可不知道的。梅村卒於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一），時年六十三。著有梅村集四十卷。

梅村詩情調格律本乎唐人，而又情深才富，所以華艷綺麗，纏綿悽惋，是其所長。歌行一體，詠賦史實，追懷往事，更是他所最爲擅長而最能表現他的風格和才力的。紀昀四庫全書梅村集提要云：『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，吐納風流，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；及乎遭逢喪亂，閱歷興亡，激楚蒼涼，風格彌爲遒上；暮年蕭瑟，論者以庾信方之』。梅村早年中年晚年的作風，是都被這一句話包括盡了。趙甌北說他學唐得其神髓，它材多用正史而選聲揀色，華豔動人，也能確切地指出了梅村底兩大特色。

梅村詩之最著稱者爲歌行，曲，詞，如永和宮詞，維陽行，鴛湖曲，臨淮老妓行，打

冰詞，圓曲等，多是歌詠時事，感慨系之的作品，婉轉蒼涼，動人悲感。有的雖然寫兒女柔情，風流韻事，但常含深意和哀思；這也是迫於時勢，不敢直言的苦處。總之，我們要知道，梅村詩雖然綺麗哀豔，卻絕不是一味脂粉氣的香奩體作品。

## 鴛湖曲

鴛鴦湖畔草黏天，二月春深好放船。柳葉亂飄千尺雨，桃花斜帶一溪煙。煙雨迷離不知處，舊隄卻認門前樹。樹上流鶯三兩聲，十年此地扁舟住。

主人愛客錦筵開，水閣風吹笑語來。畫鼓隊催桃葉伎，玉簫聲出柘枝臺。輕幃窄袖嬌妝束，脆管繁絃競追逐。雲鬢子弟按霓裳，雪面參軍舞鸚鵡。酒盡移船曲榭西，滿湖燈火醉人歸。朝來別奏新翻曲，更出紅妝向柳隄。歡樂朝朝兼暮暮，七貴三公何足數。十幅蒲帆幾尺風，吹君直上長安路。長安富貴玉驄驕，侍女熏香護早朝。分付南湖舊花柳，好留煙月伴歸橈。

那知轉眼浮生夢，蕭蕭日影悲風動。中散彈琴竟未終，山公啓事成何用。東市朝衣一旦休，北邙塚土亦難留。白楊尙作他人樹，紅粉知非舊日樓。烽火名園竄狐兔，畫閣偷窺老兵怒。寧使當時沒縣官，不堪朝市都非故。

我來倚棹向湖邊，煙雨臺空倍惘然。芳草乍疑歌扇綠，落英錯認舞衣鮮。人生苦樂皆陳迹，年去年來堪痛惜。聞笛休嗟石季倫，銜杯且效陶彭澤。君不見白浪掀天一葉危，收竿還怕轉船遲？世人無限風波苦，輸與江湖釣叟知。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## 打冰詞

北河風高水生骨，玉壘銀橋堆幾尺。新戍雲中千騎馬，橫津直渡無行迹。下流湍悍川途開，吹笳官舫從南來。帆檣山齊排浪進，牽船百丈聲如雷。雪深沒踝衣露肘，背挽頭低風塞口。相逢羨殺順流船，急問『來時河凍否』？溜過河寬放牖平，長年穩望一帆輕。夜深側聽流澌響，瑣碎玲瓏漸結成。篙滑難施櫓枝折，舟人霜滿髭鬚白。發鼓催船喚打冰，衝寒十指西風裂。吁嗟河伯何經經！白棹如雨終無聲。魚龍潛逃科斗匿，殊耐鞭杖非窮民。官艙裘酒自高臥，只話篙師叉手坐；早辦人夫候治裝，明日推車冰上過。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## 圓圓曲

鼎湖當日棄人間，破敵收京下玉關。痛哭六軍俱縞素，衝冠一怒爲紅顏。紅顏流落非吾戀，逆賊天亡自荒譌。電掃黃巾定黑山，哭罷君親再相見。

相見初經田竇家，侯門歌舞出如花。許將戚里空篋伎，等取將軍油壁車。

家本姑蘇浣花里，圓圓小字嬌羅綺。夢向夫差苑裏遊，宮娥擁入君王起。前身合是採蓮人，門前一片橫塘水。

橫塘雙槳去如飛，何處豪家強載歸？此際豈知非薄命，此時只有淚沾衣。薰天意氣連宮掖，明眸皓齒無人惜。奪歸永巷閉良家，教就新聲傾坐客。

坐客飛觴紅日暮，一曲哀絃向誰訴。白晳通侯最少年，揀取花枝屢回顧。早攜嬌鳥出樊籠，待得銀河幾時渡！恨殺軍書抵死催，苦留後約將人誤。

相約恩深相見難，一朝蟻賊滿長安。可憐思婦樓頭柳，認作天邊粉絮看。徧索綠珠圍內第，強呼絳樹出雕闌。若非壯士全師勝，爭得蛾眉匹馬還。

蛾眉馬上傳呼進，雲鬢不整驚魂定。蠟炷迎來在戰場，啼裝滿面殘紅印。專征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車千乘。斜谷雲深起畫樓，散關月落開粧鏡。

傳來消息滿江鄉，烏柏紅經十度霜。教曲技師憐尙在，浣紗女伴憶同行。舊巢共是銜泥燕，飛

上枝頭變鳳皇。長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當時祇受聲名累，貴戚名豪競延致。一斛明珠萬斛愁，關山漂泊腰肢細。錯怨狂風颺落花，無邊春色來天地。嘗聞傾國與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妻子豈應關大計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。

君不見：館娃初起鴛鴦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。香逕塵生鳥自啼，屨廊人去苔空綠。換羽移宮萬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爲君別唱吳宮曲，漢水東南日夜流。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## 子夜詞

人采蓮子青，妾采梧子黃。置身宛轉中，纖小歡所嘗。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## 子夜歌

雙纏五色纓，與歡相連愛。尙有宛轉絲，織成合歡帶。  
儂如機上花，春風吹不得。剪刀太無賴，斷我機中織。

## 古意

歡似機中絲，織作相思樹。儂似衣上花，春風吹不去。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## 臨淮老妓行

臨淮將軍擅開府，不鬪身強鬪歌舞。白骨何如棄戰場，青蛾已成灰土。老大猶存一妓師，柘枝記得開元譜。纔轉輕喉便淚流，尊前訴出飄零苦。

『妾是劉家舊主謳，冬兒小字唱梁州。翻新水調教桃葉，撥定鵲絃授莫愁。武安當日誇聲伎，秋娘絕藝矜時世。咸里迎歸金犢車，後來轉入臨淮第。』

臨淮遊俠起山東，帳下銀箏小隊紅。巧笑射棚分畫的，濃粧毬仗簇花叢。縱爲房老腰支在，若論軍容粉黛工。羊侃侍兒能走馬，李波小妹解彎弓。錦帶輕衫嬌結束，城南挾彈貪馳逐。

忽聞京闕起黃塵，殺氣奔騰滿川陸。探騎誰能到薊門，空聞千里追風足。消息無憑訪兩宮，兒

（吳梅村詩集）

家出入金張屋，請爲將軍走故都，一鞭夜渡黃河宿。暗穿敵壘過侯家，妓堂仍訝調絲竹。祿山裨將帶弓刀，醉擁如花念奴曲。倉卒逢人問二王，武安妻子相持哭，熏天貴勢倚椒房，不爲君王收骨肉。翻身歸去遇南兵，退駐淮陰正拔營。寶劍幾曾求死士，明珠還欲致傾城。男兒作健酣杯酒，女子無愁發曼聲。可憐西風怒，吹折山陽樹，將軍自撤沿淮戍，不惜黃金購海師，西施一舸東南避。鬱洲崩浪大于山，張帆振柁無歸處。重來海口豎降幡，全家北過長淮去。長淮一去幾時還，誤作王侯邸第看。收者到門停奏伎，蕭條西市歎南冠。

『老婦今年頭總白，淒涼閱盡興亡迹，已見秋槐隕故宮，又看春草生南陌。依然絲管對東風，坐中尙識當時客。金谷田園化作塵，綠珠子弟更無人。楚州月落清江冷，長笛聲聲欲斷魂』。

(吳梅村詩集)

## 塗松曉發

孤月傍一村，寒潮自來去。人語出短篷，纜沒溪橋樹。冒霜發輕舸，披衣聽雞曙。斷響若鳴灘，蘆洲疑驟雨。漁因入浦喧，農或呼門懼，居然見燈火，市聲雜翁嫗。水改村店移，一帆今始遇。生涯問菰蒲，世事隔沮洳。終當謝親朋，刺舟從此住。